



河防一覽纂要卷之二

奏疏

天長陳于豫伊水甫謹述

兩河經畧疏

題爲遵奉 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永利
事據該管河道等官會呈蒙臣劄付備仰職等躬歷
各該地方逐一查閱要見徐沛豐碭縷水及太行長
隄衝決者作何築塞茶城正河變遷由小浮橋出果
否成河崔鎮等決黃水泛溢正漕淤沮作何堵築徐
邳一帶長隄應否加幫宿桃以南應否接築老黃河



治河必審
全局若不
審全河之
局與不治
同

故道應否開復。高堰應否修築。新城外一帶老隄是
否低薄。或原基短促。相應接築。草灣旣開復淤。作何
濬治。或應棄置。仍復雲梯關故道。黃浦口見今水從
東決。一望瀰漫。以致高寶揚州一帶淺阻。因何不行
築塞。高寶一帶隄岸。有無足恃。逐一詳議。虛心講求。
或應修復舊河。或應別求利涉。勿拘成案。勿避煩勞。
上禱國計。下奠民生。以圖久安長治之策。畫圖貼說。
具由通詳等因。蒙此。隨該職等前往徐沛淮揚等處。
督同淮安府知府宋伯華。揚州府知府虞德燁等官。

逐一細加查勘。從長計議。看得水性就下。以海爲壑。
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溢。運道民生。胥受其病。
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而以濬海爲上策。則誠然
矣。第海有潮汐。茫無著足。不得已而議他關。豈知海
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闊七八里至十
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欲另開鑿。必須深闊相
類。方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
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
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

二句爲關
海口破的
之論

二句爲導
黃河破的
之論

能衝刷。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謂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卽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卽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爲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爲患。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以黃決崔鎮等口。而水多北潰。爲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等口。而水多東

今日雲梯
關正海口
局面求比
照一看

潰。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爲下策。豈得爲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旣潰。隄以旁決矣。至於下流。復或岐而分之。其趨於雲梯關正海口者。譬猶強努之末耳。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旣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於海乎。職等故謂今日濬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隄於是乎可固也。如徐邳桃清沿河各隄固矣。

今為淮黃
不必合流
之說者反
其事以圖
成也

崔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
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
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清
江浦河而嚴司啓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
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
末流。蓋令黃淮全河之力。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強且
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
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矣。此職等所謂固隄卽所謂
導河。導河卽所謂濬海也。猶慮伏秋水發。暴漲傷隄。

職等查得呂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城。清河之
安娘城等處。土性堅實。可築滾水石壩三座。若水高
於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殺。而兩隄無虞矣。至若寶
應石隄之當復。與夫下流支河之當疏。揚州運河之
當濬。皆今時之切務。所宜次第併舉而不可緩者也。
但前項工程。自豐沛徐淮以至海口。共長千有餘里。
自清江浦以至儀真。共長三百餘里。地勢遙遠。工程
浩大。一時錢糧未措。人夫難集。除前請發銀二十萬
兩。并截留漕糧八萬石。一面先將豐沛縷隄。太行遙

隄及徐邳一帶縷隄酌量幫築桃清南隄併接淮安新城長隄乘時創築高家堰兩頭水勢稍緩先行築塞寶應湖先用椿笆修築土隄外其餘各項工程相應大加修舉者一面請發錢糧調集官夫置辦物料次第興舉務保無虞等因并將應做工程列款呈詳到臣據此該臣查得接管河道卷內先准工部咨爲竭愚忠陳末見以裨安攘事該御史柴祥題踏勘彭城淮邳等處某處河身淤塞作何疏濬某處隄岸窄狹作何展築某處下流可開支河則滌爲數河以分

水勢某處海口果有束隘則多方開通以達於海等因又准工部咨爲敷陳末議懇乞聖明亟賜舉行以裨將來糧運大計事該御史陳世寶題開三義鎮引入清河縣北或出大河口或出清河縣西另開一河何者爲便從長定議又准工部咨爲河患頻仍運道艱阻懇乞聖明亟賜議處以裨國計以奠民生事該南河郎中施天麟題要停運斷流大挑河身該部覆題動支官銀製造平底方舟長柄鐵爬躬親試驗如果挑濬有效先於淤墊最高處逐段濬去或大興工

役應否停運、仍將高家堰并朱家等口築塞、至於高郵寶應隄間、多建減水大閘、隄下多開支河、俱聽從宜處置、其黃浦口可塞則塞、如另爲入海一路、可疏下流、亦宜建減水大閘、水漲則任其外流、水消則儘閘而止等因、又准工部咨爲河患愈深、經治鮮效、懇乞聖明特彰宸斷、審機宜以圖匡濟事、該工科都給事中劉鉉題疏海口、洩下流、或濬草灣之口、使之開廣、或疏雲梯關之淤、使之復舊、應開海口去處、如鹽城安東五港金城一帶、孰爲利便、并查小浮橋新衝

之口、可否濟運、如有淺阻、亦要設法開濬等因、又准工部咨爲披竭愚衷、敷陳治河事宜、以備採擇、以安國計事、該戶科給事中李涑題要見安東金城雲梯關等處、某處地方堅實、可以另開一河、以洩河淮下流、與化鹽城沿海廟道口、新興場、牛團鋪等處、某處可以多濬十餘口、以導射陽諸水入海、相度計議的確、陸續修舉、其徐呂而下、河身淤高之當疏、老黃河故道之當復、高家堰潰決之當築、高寶湖平水閘分水河之當修、俱聽詳估等因、又該臣欽奉 勅諭內

開備查草灣口何爲既開復淤及今作何開通全淮
水何爲南徙不復及今作何疏導徐邳河身高並州
城何以疏之使平黃浦崔鎮等口久塞無功何以築
之使固及查諸臣歷年建議有行奏疏逐一勘議要
見老黃河故道應否開復清桃正河應否挑濬高家
堰寶應隄應否修築小浮橋新衝口可否濟運應否
加挑又徐邳以上地形南昂北下恐隄防一潰勢必
奔流北徙將爲開河之梗亦要審其孰爲正河孰爲
支河孰爲合河或正而當厚其防或支而當殺其勢

當日雲梯
開淤塞止
有一線通
流乃既築
高堰之後
而海口自
通何今日
之議者皆
云雲梯開
必不可闢
也

或合而當分其流一併勘議詳妥奏聞區處欽此又
准工部咨爲新開海口復淤河患不測乞敕當事臣
工多方計處以圖永濟事該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
題行臣親詣雲梯關踏勘果否原係黃河入海之口
從前何以通流今日何以一線詳相其勢明求其故
仍自海口而上逐處講求及備查草灣何時復淤作
何開濬或另擇堅實之地多開數口以爲通海之路
金城以下何以久不疏通崔鎮決口何以築之使固
桃源長隄應否修築高家堰應否修理老黃河應否

開復大端委官之言，決不足憑，務必躬親，庶有真見。合用錢糧，應於何處動支，原題請各官，何以處之，使
得効力。一一籌畫，委妥等因。准此案照前事，已經會
案劄行各該司道，逐一勘議，誠恐轉委屬官，不足憑
信。該臣會同漕運巡撫右侍郎江一麟，躬親督率，沿
河荒度，南遡維揚，看得儀真東關，歷石人頭，揚子橋，
三汊河，直抵高廟止，一帶運河淤淺，寶應一帶湖隄，
圯壞，黃浦決口，淹及數邑。高家堰水射淮揚，清江浦
長隄卑薄，柳浦灣至高嶺，無隄障禦，西窮鳳泗，看得

今日唐堰
六壩不作
速全堵而
欲淮水全
下清口是
却行而求
前也

全淮不下清口，日益南徙，北抵清桃，看得崔鎮諸決，
水從旁洩，一望瀰漫，正河淤淺，徐沛以上，崔家口，新
河淺阻，北陳一帶，水行陸地，僅盈尺餘，東抵海口，看
得新挑草灣，尋復淤塞，今自清口至西橋一帶，河流
復通，但不如故河十分之一，自安東以下，河身漸廣，
雖有淤淺，未復全河，然河水東下，亦無阻礙，隨處患
害，一一查閱明白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侍郎江
一麟，議照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
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為喻，而論為政則曰：為政不因

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做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元時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

考証詳明
事事悉遵
古人已試
之成效

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食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

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闊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旣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旣復。面闊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

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卽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遙隄。或葺舊工。或剏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旣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

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於閘河耳。黃河河身廣闊。撈濬何期。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崔鎮口。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

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爲性也。決水乃過額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今臣等欲塞諸決。併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况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邳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閿鄉縣起。至

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卽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等不暇遠引他證，卽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遂溢，去歲水從崔家口出，則秦溝遂爲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所據司道諸臣欵議前來，臣等復加參酌，似應允從。伏望 勅

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俯賜俞允，行臣等遵照，及時興舉，除工程夫役，錢糧數目，另本具陳外，謹題請 旨。

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水勢旣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臣等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黃水旁決處也。俱當築塞，但伏秋之水，相繼而至，非惟地爲水占，無處取土，抑且波濤洶

湧爲工不堅，除將決口稍窄者，見在分投興築外，其決至數十丈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舉。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以防決，隄弗築則決不已。故隄欲堅，堅則可守而不能攻。隄欲遠，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旣無真土，類多卑薄，已非制矣。且夾河束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合無力監前弊，凡隄必尋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必繹賈讓不與爭地之旨。倣河南遠隄之制，除豐沛太行隄原址遙遠，仍舊加幫外，徐邳一帶舊隄，查有

迫近去處，量行展築。月隄仍於兩岸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桃清一帶南岸，多附高岡，但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連家墩，古隄已壞，相應修復。下抵馬廠坡，地形頗窪，相應接築以成其勢。北岸自古城至清河，亦應創築遙隄一道，不必再議縷隄。徒糜財力，及查清江浦外河一帶，至柳浦灣止，爲淮城北隄，除掃灣單薄，量行加幫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仍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兩河之水，盡趨於海。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

隄相應再行幫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妨運。如此則諸隄悉固，全河可恃矣。

一議復閘壩以防外河之衝。查得先該平江伯陳瑄創開裏河，仍恐外水內侵，特建五閘，設法甚嚴，鎖鑰掌於漕撫，啓閉屬之分司。運畢卽行封塞，一應官民并回空船隻，悉令車壩。此在嘉靖初年，尚爾循行故事，制非弗善也。奈何法久漸弛，五閘已廢其一，僅存四閘，亦且坍塌殆盡，漫無啓閉。是以黃淮二水悉由此倒灌，致傷運道。合無議復舊制，將見存四閘俱加

修理，嚴司啓閉。俟二月前後，糧運過完，卽行封閉。惟遇鮮貢船隻，方許啓放，仍行查復五壩，以便官民船隻照舊車盤，毋致曲徇使客，致壞漕規。

一議勅建滾水壩以固堤岸。照得黃河水濁，固不可分。然伏秋之間，淫潦相仍，勢必暴漲，兩岸爲隄所固，水不能洩，則奔潰之患有所不免。今查得古城鎮下之崔鎮口、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土性堅實，合無各建滾水石壩一座，比隄稍卑二三尺，闊三十餘丈，萬一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滾出，則歸漕者常盈而

當日黃河
減水壩俱
設于北岸
且在清口
之上流此
古人識見
周到處若
近日毛城

鋪之減壩
是將黃河
之水減入
于歸仁復
穿歸仁堤
而下洪澤
且穿高堰
而下高寶
可乎不可
乎

無淤塞之患。出漕者得洩而無他潰之虞。全河不分而隄自固矣。

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爲兩河歸宿之地。委應深闊。但查海口原身。自清口至安東縣面闊二三里。自安東歷雲梯關至海口。面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止因去年旁決之後。自桃清至西橋一帶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之一。而兩河之水全歸故道。並流洗刷。深廣必可復舊。至云相傳海口橫沙。并東西二尖。據土民李真等

吐稱並未望見。潮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面之水尚深二尺。况橫沙并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阻礙河流。故臣等以爲不必治。亦不能治。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卽所以治海也。別鑿一渠。與復濬草灣。徒費錢糧。無濟於事。

一暫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照得黃強淮弱。每每逼淮東注。故議者欲復老黃河故道。冀使黃水稍避高堰。民墊可瘳。斯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十餘里。中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水之地。詢之居民。俱失其

真無從下手。一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奪流。今見存大河口窄狹。不及桃清三分之一。而三義鎮入口之處。背灣徑直。猶恐水未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線溝。葉家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一望瀰茫。築隄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况今桃清遙隄。議築。則黃水自有容受。崔鎮等決議塞。則正河自日深廣。高家堰議築。則淮水自能會黃。清江浦等開議。嚴啓閉。新城北隄議行接築。則淮安高寶興鹽等處。自無水患。此河雖不必復可也。

工部覆前疏

臣等看得治河之說。紛紛持議。並以深濬河身。多開海口。謂得上策。不知海口本自深廣。而不必開。河身撈濬甚難。而不可開。皆緣未嘗親歷其地。而徒得諸遙聞。故聽其言則美。施之事則泥。古人云。千聞不博一見。正謂是也。今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足遍口訊。僉議詳酌。而爲是六說。曰塞決。曰築隄。曰復開。曰壩。曰荆滾水壩。曰止濬海口。寢開老黃河。其所修置。

其所寢格俱目擊利害而非道聽之言庶同則繹而非勿詢之謀蓋隄防旣固塞決又審水無旁駛而正流自急沙隨水刷而海口自復此正以水治水而不爲穿鑿之論迂漫之談頃來治河之說未有逾於二臣之議者也再照黃淮之性變遷靡常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臨時酌處又存乎人如有善後未盡者宜亦勿拘原議勿徇目前事小者徑自舉行事大者奏請定奪務求至當以期永賴所有條請事宜相應開立前件議擬上請定奪

一議塞決口以挽正河之水前件臣等看得今日水患所以爲民生運道之蠹者則由河水旁決以致正流之漸微而流沙由此日積故塞決之工誠治河者切近之議也今都御史潘季馴等議要淮以東將高家堰等諸決口桃源以上將崔鎮等諸決口其在稍窄而工易者分投興築其或決闊而工鉅者一面鳩役集料相時聿舉良有補於河務相應依擬

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前件臣等看得隄所以防決防不固則決不止此勢之必然者然築隄之議

如此依擬
乃不掣肘
而河道得
以成功矣

甚久。築隄之工常興而不見築隄之利者。則以其失之卑薄。或非真土。及過於狹隘耳。乃不察築隄之非善。而遂病築隄之非計。不已過乎。今都御史潘季馴等建議築隄。而有欲堅欲廣。欲尋老土之論。誠有見矣。至於徐邳、桃清、歸仁、集馬、廠坡、古城、清江浦、至淮安西門一帶。或葺舊工。或砌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或應接築。諸所等工。皆經荒度所宜。籌畫具審。相應依擬。令其次第舉行。庶諸隄悉固。而全河可恃矣。一議復開壩以防外河之衝。前件臣等看得右都御

史潘季馴等所議爲邇來淮黃二水內侵裏河。以致運道有礙者。其原則在五閘圯廢。漫無啓閉所致。要將修復一節。爲照先臣平江伯陳瑄特建五閘。正以防外水之反灌。故舊制特嚴鎖鑰。不時繕治。懼有今日之患爾。今議要修舉。蓋洞察其故。恭候命下。本部備行右都御史潘季馴等。將坍塌四閘。卽行修復。查照鎖鑰啓閉舊規。俟二月終糧運過完。卽行封閉。如遇鮮貢船隻。方許開放。仍查復五壩。令一應官民并回空船隻。於彼車盤。如有勢豪恃強擅開者。卽便指

名叅究

一議新建滾水壩以固隄岸前件臣等看得秋水淫漲兩岸爲隄所固束其橫濤怒浪靡得宣洩其勢必至於他潰今都御史潘季馴等條議於崔鎮口陵城安娘城土性頗堅地方要各建滾水石壩一座倘遇伏秋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滾出可免他潰之虞於河渠隄防兩有便益相應依議

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前件臣等看得濬海之議節該科道等官題疏本部覆行踏勘爲是說者蓋信於傳聞謂海口隘窄復橫沙淤梗不能容衆水之洩以致上流溢墊此得於遙度者也今右都御史潘季馴等足履口訊與得於臆說者殊異謂海口尚頗深廣橫水遠不爲害但得上流無滯沛然下趨刷洗日深衝突日廣舊口自復何水不容何必爲是濬口之說以圖難措之功另開一渠以滋無益之舉乎此所謂舛也相應議止

一暫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前件臣等查得先該直隸巡按陳世寶條議復老黃河故道本部覆行會

勘今右都御史潘季馴等條稱有三不便之說且稱諸工既已議行黃水自有容受正河自日深廣淮水自能會黃淮揚自無水患以此自有四利較彼三不便故要行暫寢良於利害大較酌之審矣相應依議細閱兩河經略疏事悉師古言多善後審全河之局而不為補偏抹弊之謀酌時勢之宜而不惑於紛紜之議及看部覆虛衷籌畫依擬從公宜其不逾年而告厥成功也噫黃河猶是當日之河也高堰猶是當年之堰也清口亦猶是當日之清口也而淤壅潰決約略相同則治之之法亦不必喜新求異倣而行之上以抒至尊宵旰之憂下以慰被水災黎之望寧不可操券而得也歟

河工事宜疏

題為條列河工事宜乞恩俯賜俞允以便經理事該臣會同漕運巡撫右侍郎江一麟議得工役繁興料理宜預官夫蝟集調度須周若不先為申明未免臨事舛錯除兩河疏築之議另行具陳外所有一二事宜不得不上煩聖聽者敬列條款擬議上請伏望勅下該部再加查議

一議支放照得鳩工聚材出納甚瑣收掌銷筭頭緒頗多稽覈不嚴必滋冒破臣與撫臣百責攸萃兼以

閱視不常，無暇躬親經理，合無比照。昔年邳工事例，將請發銀兩，俱解淮安府貯庫。各工應給工食，應買物料，府佐等官開數赴各該分督司道官覈實給票，赴兩淮巡鹽衙門覆覈掛號，方許開支。每季終，該府將票類送巡鹽衙門比對號印，數目相同，發回附卷。通候工完，類覈造冊奏繳。如有姦弊，按法追究。庶臣等得以專心河工，而錢糧亦易於清楚矣。

一、議分督。照得河工浩繁，道里遙遠，若非多官分理，不免顧此失彼。分工之後，錢糧出入，工程次第，皆其

此所謂用人以治河，非借河以題板人也。

首尾遇有陞調等項，若聽其離任，則本官所分之工，又須另委補替，文移往來，便至逾月。及到工所，茫然無措，何以望其竣事而底績也。合無俯念河工事大，如遇前項相應離任官員，容臣等暫留完工，稽其勤惰，別其功罪，請旨處分，方得離任。庶人心專定，覬覦不萌，而事易責成矣。

一、議責成。照得州縣正官，職專親民，故民易驅而事易集也。奈何相沿之弊，視河患如秦越，視管河官如贅疣，卽以分司部屬臨之，蔑如也。妨工債事，實由於

此目今大工肇興，諸務叢挫，若非責成各掌印官，鮮克有濟。合無興工之後，一應派撥夫役，買辦物料，俱以責之各掌印正官，躬親料理，仍選委賢能佐貳，管押夫役赴工，不許將陰醫等官搪塞。如有仍前玩愒，派辦失宜，以致夫役逃散，物料稽遲，該工司道官，卽時叅呈，以憑奏治。事完之日，仍與管理河工諸臣一體分別題請施行。庶事權歸一，人無推避，而大工自易矣。

一議激勸。照得各工委官，除府佐縣正外，其州縣佐貳府衛首領及雜職陰醫義民等官，或管領人夫，或措辦椿埽，或運取甌石，或打造器具，衆務紛紜，如臂使指。但各官出入泥淖，櫛沐風雨，艱辛畢萃，殊可矜憫。有功而薄其賞，誤事獨重其罰。此人心之所以懈弛，而事功之所以隳墮也。合無工完之後，容臣等逐一精覈，如有實心任事，勞苦倍常者，俯賜破格超擢。其陰醫等官，原有部劄冠帶者，厚加獎犒。如係義民，准照題給冠帶榮身，仍與陰醫等官一體免其本等差徭。庶人心爭奮而百事易集矣。

整飭官方
鼓舞激勸
不獨河工
爲然而河
工其尤甚
也

當日獨無
高郵者以
高堰之水
決於寶應
黃浦八淺
水由寶應
一直東下
耳若今日
者寶應河
身沙淤而
高郵上下
全受高堰
之水是以
高郵之被
災更甚也
當日止請
免賦一半
便是隆恩

一議優恤各工夫役計工者每方給銀四分計日者每日給銀三分而本籍本戶幫貼安家銀兩有無聽從其便茲亦不為薄矣但貧民自食其力衝寒冒暑暴風露日艱苦萬狀縱使稍從優厚亦不為過合無每夫一名於工食之外再行量免丁米一年容臣等出給印信票帖審編之時許令執票赴官告免州縣官抗違許其赴臣告治如此則惠足使民民忘其勞矣

一議蠲免照得淮揚河患頻仍民遭昏墊稱最苦者

如淮安所屬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寧安東鹽城鳳陽所屬泗州揚州所屬興化寶應徐州所屬蕭縣十一州縣者一望沮洳寸草不長凋敝極矣適今大工興舉用夫頗多舍近取遠鄰封未免有詞而此中流移貧民亦賴做工得食少延殘喘應派夫役既不容已應輸賦稅復加責辦實為繁苦合無軫念災極民窮姑將前十一州縣本年見徵夏秋起運錢糧特蠲一半行臣等摺示通知俾催科少寬人樂趨役一議改折照得大工肇興費用不貲帑藏空虛既難

若

今上聖主屢

年全蠲屢

年大賑吾

濟編氓何

幸而生

堯舜之世哉

錄此以見

前明河工

錢糧之難

本朝河工
錢糧之易
也

按括閭閻窮困，又難加派，臣等反覆思維，無可為處，萬不得已，輒有非分之請，而非所敢必也。臣等竊聞太倉之粟，可備八九年之食，積愈久，則粟愈朽，故官軍之情，有不願本色而願折色者，稍加變通，未為不可。合無暫將今歲漕糧，除淮北及河南山東照舊兌運外，其淮南并浙江等省，姑准改折，照例正兌每石連耗米輕齎折銀七錢，改兌每石連耗米折銀六錢，即以五錢給軍，正兌尚餘銀二錢，改兌餘銀一錢，兌運停止，官軍應得行月糧，俱可免給，以正額解京，而

以餘銀并行月糧，留發河工支用。總計可得九十餘萬兩，以運軍應得之數，而濟國家大工之需，在內帑無支發之煩，在閭閻無徵派之苦，在朝廷為不費之惠，在河工免缺乏之虞，而在工諸臣，亦得悉心疏築，可無顧此失彼之慮。所謂兩利而俱全者也。臣等非不知近該科臣建議，奉有明例，但錢糧浩繁，時當詘乏，舍此則惟有請發內帑耳，故敢冒昧陳瀆，伏望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可允行，河工幸甚。

一議息浮言，臣等竊惟治河固難，知河不易，故雖身

歷其地。猶苦於措注之乖舛。而况於遙度乎。但勞民動衆之事。怨咨易興。而往來絡繹之途。議論易起。至於將迎之間。稍稍簡畧。則以是爲非。變黑爲白者。亦不可謂其盡無也。憂國計者。以急於望成之心。而偶聞必不可成之語。何怪乎其形諸章牘也。而不知當局者意氣因而銷沮。官夫遂生觀望。少爲搖奪。隳敗隨之。勉強執持。疎逃難達。其苦有不可言者。伏望皇上俯垂鑒照。容臣等殫力驅馳。悉心料理。寬臣以三年之期。如有不效。治臣以罪。河工幸甚。

前兩河經畧疏爲治水綱領。此疏爲治水條目。潘公經濟已盡見矣。後所載諸疏皆就此二疏中摘其要害。反復申明。可見古人舉事皆具成竹於胸中。故功業赫赫不朽。夫豈漫然而爲之哉。

查復舊規疏

謹題為乞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臣等謬膺簡畀，肩厥鉅艱，日夕兢兢，惟恐一事未周，有負任使。茲幸廟堂主持，諸臣効力，導河防決之工，駸駸然有涓埃之驗矣。但於淮安一帶閘河，終有未安者。臣等初至地方，目擊淮安西門外，直至河口六十里，運渠四句情。高墊形正同今日舟行地面。昔日河岸，今為漕底。而閘水湍激，糧運一艘，非七八百人不能牽挽。過閘者，臣竊怪之。詢之地方，俱云自開天妃閘後，專引黃水入閘，且任其常流。

並無啓閉而高堰決進之水。又復鎖其下流。以致沙淤日積。萬曆五年。河渠堙塞。隨濬隨淤。不得已開朱家口。引清水灌之。方得通舟。臣等乃決意開復通濟。聞以引范家湖清流。且請修舉陳瑄故事。嚴其啓閉。隨該工部覆奉欽依。咨行遵照。見由通濟閘引水。濟舟。河身亦覺漸刷。數年之間。或可復故矣。但沙淤可免。而湍溜如舊。牽挽不易。而啓閉甚難。且聞淮河暴發。亦有渾流。臣等求其善處之術而未得也。隨行據司道等官。博訪志傳。查得永樂初年。原由海運。淮郡

今言淮黃
不必合流
是運道必
壞之故也

與黃淮二河。隔絕不通。後因平江伯陳瑄。疏清江浦之渠。引水以通淮安。東南運艘。始得直達京師。復慮黃淮之水。沉沙易淤也。乃建清江福興新莊等閘。遞互啓閉。鎖鑰掌之。漕撫開放屬之分司。法至嚴矣。復慮水發之時。湍急難於啓閉。又於新莊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水頭。水退卽去。壩用閘如常。延至嘉靖八年。間。壩禁廢弛。河渠淤塞。該漕運都御史唐龍。河道侍郎潘希曾。題奉欽依。仍復舊規。載在簡冊者。班班可考也。數十年來。初議浸失。前患復滋。臣等詢之地方

河防集要 卷之二
耆宿皆云運渠卑隘最易沙淤淮地低窪最易盈溢。若倣古人之制嚴啓閉於春冬之時築外壩於伏秋之際則非惟河身無壅墊之患而田廬亦無浸潦之苦矣。臣等反覆思維請復舊規爲便。及查每歲三月初以前糧運俱過六月初旬鮮貢已盡其餘船隻皆可盤壩並無妨礙卽如鎮江京口閘遇冬築塞入春方啓其例固可援也。伏望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每歲於六月初旬一遇運艘并鮮貢馬船過盡卽於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一應

官民船隻俱由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仍舊開壩用。開庶於國計民生兩利之矣。再照人情易玩法禁易弛勢豪人員任情自恣者難保不無地方當事之臣稍稍阿徇輒至濫觴懇望 皇上特降嚴旨容臣等刻石金書垂示各閘之上庶幾人心有常目之警而良法無久弊之患矣。謹題請 旨奉 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爲乞恩查覆舊規以利漕渠事。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又該總督漕運右侍郎江一麟

題同前事俱奉 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等題稱淮安一帶黃淮灌入運渠高墊且閘水湍急啓閉甚難查得平江伯陳瑄建清江福興新莊等閘遞互啓閉以防黃水之淤又於水發之時閘外暫築土壩遏水頭以便啓閉水退卽去壩用閘如常其法至善議要修復舊規并請特降 嚴旨垂示各閘使勢豪人員不敢任情阻撓爲照黃淮二河之入淮郡也由先臣平江伯陳瑄疏濬清江浦始也而其立法則甚密矣慮

黃淮灌入泥沙易淤而建閘以慎啓閉又慮水發湍急難於啓閉而築壩以遏水衝自是渾流不入閘河不壅大爲運道之利後來閘壩廢弛淮安一帶河渠始日就墊塞費區畫矣况水發常在六月此時糧運及鮮貢船隻俱已過盡築壩似無妨礙雖官民船隻盤剝未便終不得因此而廢河漕大計也且築壩止是水發時候自六月至九月初旬不過三月餘卽去壩用閘如常不便於民船者無幾時而便於漕渠者則甚大所據都御史潘季馴等具題前來似應依擬

恭候命下本部備咨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漕
 運侍郎江一麟卽查先年開壩舊規斟酌修復凡清
 江福興新莊等開俱要以時啓閉不得開放無度以
 致泥沙灌入有礙運道每歲至六月初旬運艘馬船
 過盡伏水將發卽於通濟開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
 一應官民船隻俱暫行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開壩
 復用開啓閉仍將題准明旨刊示各開之上如有
 勢豪人員恃強阻撓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叅奏者
 徑自叅奏毋得阿徇假借庶人心知警法不廢格而
 河渠有賴矣奉旨這築壩盤壩事俱依擬有勢豪
 人等阻撓的卽便拿了問罪完日於該地方枷號三
 箇月發落干礙職官叅奏處治

此卽經畧兩河疏內議復開壩以防外河之衝也
 又特疏題明者惟恐黃河由諸開灌入運河故嚴
 啓閉之法耳觀此則知今日運河任黃流倒灌毋
 怪沙淤日積而河底日高也

申明鮮貢船隻疏

謹題爲乞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准南京兵部咨稱案照先准臣等咨已經備行南京內守備廳速查今運鮮貢等差總計幾起已撥裝載五月以前過淮出口者幾起未撥差限尚遲約在築壩之後發行者幾起一面移文本部差撥就令通濟閘外停泊以待各差抵閘盤船前進庶免臨期誤事隨准該廳回稱水鮮鱒魚例在五月初旬採完楊梅例在小暑之後採取俱各在京裝船先用底蓋鹽水打築結實然後

起運前進水鮮船隻勢不可盤煩爲議處到部合咨河道漕運衙門酌量前差尚在五月之內伏秋未至水勢未發姑待二起鮮船出口方行築壩如壩不容緩前項水鮮作何計處使不誤事希由咨報等因到臣案照萬曆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准工部咨該臣等會題前事本部覆議每歲至六月初旬伏水將發卽於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暫行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開壩仍將題准明旨刊示各閘之上如有勢豪人員恃強阻撓應拿問者

徑自拿問應叅奏者徑自叅奏毋得阿徇假借等因題奉旨這築壩盤壩事宜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卽便拿了問罪完日於該地方枷號三箇月發落干礙職官叅奏處治欽此備咨臣等通行欽遵聞今歲遇閏五月二十二日卽已入伏相應先期築壩誠恐鮮貢船隻所至後期預咨該部轉行早發去後今准前因該臣會同漕撫右都御史江一麟議照清江裏河向因外河伏水帶入泥沙致墊漕渠應照先臣陳瑄舊規先期築壩已經題奉旨通行遵守今

該監既謂冰鮮鱠魚在五月初旬、楊梅在小暑之後、各採完、若肯較常早發、沿途無滯、計五月二十以前、二項鮮船、俱可趕到、若至入伏之日、各船愆期不至、勢難久待、隨經咨覆該部、及延至入伏之日、定行築壩外、但恐各監拘泥故常、逗遛不發、延至壩成、又以盤船不便推諉、臣等不無掣肘、况所進冰鮮不多、盤壩只須頃刻、即使車盤不便、亦可預撥馬船、停泊壩外、鮮到之日、對船盤剝、亦無妨礙、漕渠關係甚重、似當量從權宜、伏望 皇上軫念國計、 勅下該部申

飭南京守備衙門、每歲冰鮮船隻、較常催儻早發、務在伏前旬日抵淮、不至有礙築壩、萬一愆期、卽從天妃壩車盤、或預撥馬船停泊外河盤剝、著爲定例、庶臨期不致妨阻、而漕渠永無沙墊矣、謹題請 旨、奉 旨、工部知道、

既查復舊規、而又申明鮮貢船隻者、以諸閘啓閉不嚴、致黃流灌入、爲運道民生之大病、故雖鮮貢亦不容假借也、

報黃浦築塞疏

爲恭報黃浦築塞事、據管理南河郎中張譽呈稱、蒙
臣等牌督修築黃浦決口、隨行揚州府同知韓相鳩
工聚料、於本年三月初三日興工、官夫晝夜併力、攔
河北壩於本月初十日、南壩於十二日、各合口斷流
訖、又蒙本部院親臨工所、仍恐卑薄難恃、又於北壩
之外、加築一壩、共闊十丈、足禦水患、爲照黃浦衝決
爲害已極、經營數年、勞費不貲、妨運病民、莫此爲甚、
卽今兩壩告成、橫流堵截、山寶興鹽一帶生靈、悉得

平土而居，耕獲而食，官民船艘，往來無虞，復業編氓，歡聲載道，誠地方無窮之利也。除將舊口填土，接築老隄，通候工完，另呈。合先具報等因。到臣，據此案查先該臣等題爲河患已除，流民復業，乞恩蠲租，以廣招徠事。已將高堰隄成，黃浦見在興築緣由。於本月初一日具題訖。臣隨督行該司設法督築黃浦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漕撫侍郎江一麟，照得高堰據黃浦之上游，而黃浦爲興寶鹽城之門戶。高堰旣築，黃浦之工自易。黃浦旣塞，則興寶鹽城一帶田地盡行乾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道，千里之內，民業皆可耕獲。而海口河身日見深刷，亦可免壅潰之患矣。除將正口填築高厚，務俾永賴，仍候大工全完，另報外，爲此具題，奉 旨工部知道。

當日之黃浦決口，猶今日之高郵九里決口，與邵伯決口也。先築高堰而後諸決可塞。若高堰不築，則諸決雖塞，恐非長久之計。

河工告成疏

謹題爲恭報兩河工成、仰慰聖衷事、萬曆七年十月初六日、據管河郎中余毅、中張譽、主事陳瑛、管河兵備營田等道叅政龔大器、游季勳、副使張純、僉事朱東光、史邦直、會呈節奉總理河漕并總督漕撫衙門劄付、俱爲奉 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永利等事、行職等、將派定工程、鳩夫辦料、刻期興舉、該職等遵依督率、分委府州縣等官、親詣工所、照式率作、俱自萬曆六年九月十五等日興工、至今陸續通完

興工於萬曆六年告

成於萬曆
七年何成
功之易也

訖。總計築過土隄長一十萬二千二百六十八丈三
尺一寸，砌過石隄長三千三百七十四丈九尺，塞過
大小決口共一百三十九處，建過減水石壩四座，每
座長三十丈，修建過新舊閘三座，車壩三座，築過攔
河順水等壩十道，建過函洞二座，減水閘四座，濬過
河運淤淺，長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三丈五尺，開過河
渠二道，栽過低柳八十三萬二千二百株，其各隄高
卑，酌量地形低昂，隨宜增損，自一丈二尺以至七八
尺不等，數目煩瑣，聽候勘官至日，另冊開送覈實外，

照得數年以來，黃淮二河胥失故道，至以地方州縣
為壑。蓋由黃河惟恃縷隄，而縷隄逼近河濱，束水太
急，每遇伏秋，輒被衝決，橫溢四潰，一瀉千里，莫之底
極。北岸則決崔鎮季太等處，南岸則決龍窩周營等
處，共百餘口，而又從小河口白洋河灌入，挾永堦諸
湖之水，越歸仁集直射泗州，以至正河流緩，泥沙停
滯，河身墊高，淮水又因高家堰年久圯壞，潰決東奔，
破黃浦，決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悉成沮洳，清口將
為平陸，黃淮分流，淤沙罔滌，雲梯關入海之路，坐此

觀清口將
為平陸則
今日之爛
泥淺雖覺

阻溢仍是
皇上弘麻福
庇未至平
陸也及今
治之平成
可待也

淺狹而運道民生俱病矣。自去秋興工之後。諸決盡塞。水悉歸漕。衝刷力專。日就深廣。今遙隄告竣。自徐抵淮。六百餘里。兩隄相望。基址既遠。且皆真土膠泥。夯杵堅實。絕無往歲雜沙虛鬆之弊。蜿蜒綿亘。殆如長山夾峙。而河流於其中。即使異常泛漲。縷隄不支。而溢至遙隄。勢力淺緩。容蓄寬舒。必復歸漕。不能潰出。譬之重門待暴。則暴必難侵。增續禦寒。則寒必難入。兼以歸仁一隄。橫截於宿桃南岸要害之區。使黃水不得南決泗州。至於桃清北岸。又有減水四壩。以

節宣盈溢之水。不令傷隄。故在遙隄之內。則運渠可無淺阻。在遙隄之外。則民田可免滄沒。雖不能保河水之不溢。而能保其必不奪河。固不能保縷隄之無虞。而能保其至遙即止。蓋嘗考弘治以前。張秋數塞數決。自先任都御史劉大夏。將黃陵岡一帶。增築太行隄一道。而張秋之患遂息。此其已試之明驗也。今職等所築之遙隄。即太行隄之別名耳。况係真正淤土。較之太行雜沙。又有不侔者。故今歲伏初驟漲。桃清一帶。水為遙隄所束。稍落即歸正漕。沙隨水刷。河

淮水涓滴
盡趨清口
不聞其開
壩減洩而
去也

身愈深。河岸愈峻。前歲桃清之河。膠不可楫。今深且
不測。而兩岸迥然高矣。上流如呂梁兩崖。俱露巉石。
波流湍急。漸復舊洪。徐邳一帶。年來篙探及底者。今
測之。皆深七八丈。兩岸居民。無復昔年蕩析播遷之
苦。此黃水復其故道之效也。高家堰屹然如城。堅固
足恃。今淮水涓滴盡趨清口。會黃入海。清口日深。上
流日涸。故不特堰內之地可耕。而堰外湖坡。漸成赤
地。蓋堰外原係民田。田之外為湖。湖之外為淮。向皆
混為一壑。而今始復其本體矣。其高寶一帶。因上流

高寶湖水
不至漲滿
者因洪澤
湖水不減
入于高寶
也

俱已築塞。湖水不至漲滿。且寶應石隄。新砌堅緻。故
雖秋間霖潦。浹旬。隄俱如故。黃浦入淺。築塞之後。俱
各無虞。柳浦灣一帶。新隄環抱。淮城並無齧損。不特
高寶田地。得以耕藝。而上自虹泗盱眙。下及山陽。與
鹽等處。皆成沃壤。此淮水復其故道之效也。見今淮
城以西。清河以東。二瀆交流。儼若涇渭。誠所謂同為
逆河。以入於海矣。海口之深。測之已十餘丈。蓋借水
攻水。以河治河。黃淮並注。水滌沙行。無復壅滯。非特
不相為扼。而且相交為用。故當秋漲之日。而其景象

如此昔年沙墊河淺水溢地上。祇見其多。今則沙刷河。漲水由地中。祇見其少。地方士民皆謂二十年來所曠見也。此蓋仰仗我皇上聖德格天。神明協相。聖心獨斷。廟算堅持。是以本部院得行初志。職等得效胼胝。向使少爲異議所搖。則此時不知更作何狀矣。今財力不多。費而功。徧於兩河。時日不久。曠而效。收於期月。數千里魚鱉之民。一旦登於衽席。億萬年命脉之路。一旦底於翕寧。職等幸獲遭逢。曷勝慶幸。除各用過錢糧。另行冊報外。所據完過工程。擬合開

坐呈報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案查萬曆六年五月十五日。該臣欽奉 勅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

侍郎潘季馴。近年河淮泛濫爲害。運道梗塞。民不安居。朕甚憂之。已屢有旨責之。地方官經理。奈無實心任事之臣。動以工費艱鉅爲解。又當事諸臣。意見不同。事多掣肘。以致日久無功。今特命爾前去督理河漕事務。將河道都御史暫行裁革。以其事專屬於爾。其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有與河道相干者。就令各該巡撫官照地分管。俱聽爾提督。爾宜親歷河流。

所經會同各巡撫官督同各部屬司道等官悉心協
慮講求致害之因博采平治之策備查草灣口何爲
旣開復淤及今作何開通全淮水何爲南徙不復及
今作何疏導徐邳河身高並州城何以疏之使平黃
浦崔鎮等口久塞無功何以築之使固及查諸臣歷
年建議有行奏疏逐一勘議要見老黃河故道應否
開復清桃正河應否挑濬高家堰寶應隄應否修築
小浮橋新衝口可否濟運應否加挑又徐邳以上地
形南昂北下恐隄防一潰勢必奔流北徙將爲閘河

之梗亦要審其孰爲正河孰爲支河孰爲合河或正
而當厚其防或支而當殺其勢或合而當分其流一
併勘議詳妥奏聞區處合用錢糧及選任司道等官
俱許以便宜奏請給發委用功成之日通將効勞官
員一體分別陞賞如有抗違不服及推諉誤事者文
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徑自提問應奏請者奏
請定奪其提督軍務事宜查照河道衙門原管行事
爾候事寧之日奏請回京朝廷以爾諳習河道素有
才望特茲重任爾尚殫忠籌慮盡心區畫俾河漕無

梗塞之虞，人民免昏墊之苦，必有懋賞以酬爾功，毋或畏難憚勞，隱忠不效。及苟且塞責，有負委任，爾其勉之慎之。故諭欽此。臣遵奉 綸旨，會同撫臣躬率司道等官，沿河荒度，周諮分合之勢，博求平治之謀，羣策畢集，衆論僉同，隨題爲奉 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永利事。該工部覆看得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足遍口訊，僉議詳酌，爲是陸說其所修置寢格，俱目擊利害，而非道聽之言。庶同則繹而非弗詢之謀，蓋隄防旣固，塞決又審，水無旁駛而正。

流自急，沙隨水刷，而海口自復，此正以水治水，而不爲穿鑿之論。迂謾之談，頃來治河之說，未有逾於二臣之議等因，題奉 旨。這治河事宜，旣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依擬都准行，着他們悉心着實興建永利。各該經委分任人員，如有玩愒推諉，虛費財力者，許不時拿問叅治。其未盡事宜，及臨時事勢，或與原議不合的，也着陸續奏聞，務求有益，應用錢糧，你部裏便會戶部上緊議來。欽此。備咨臣等，欽遵查照興舉施行。竊照我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爲咽喉。自儀

儀真至淮
安運河也
原資淮河

之水也而
今盡入黃
河之水焉
得沙不淤
而河身不
高乎

真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黃河
之水。黃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合流於清河縣
之東。經安東。達雲梯關。而入於海。此自宋及今兩瀆
之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遂北。高堰
黃浦決。而淮水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高寶興泰田廬
墳墓。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之
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子遺之民。扳輿號泣。觀者皆
爲隕涕。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棄者。有謂諸決當
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

開濬者。臣等反覆計議。棄故道則必欲乘新衝。新衝
皆住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澁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
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水。淮揚兩郡。一望
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自古紀之。淮
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不
得。况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不
可也。惟有開濬海口一節。於理爲順。方在猶豫。而工
部遺咨。叮嚀。臣等親詣踏看。臣等乃乘輕舸。出雲梯
關。至海濱。延袤四望。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

今日毛城
舖不可不
固也歸仁
堤不可不
固也高堰
長堤不可
不固也

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
餘里。詢之士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
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
耳。若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
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等乃思欲疏下流。
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決意塞決以挽其
趨。築遙堤以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
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闢。田廬盡復。
流移歸業。禾黍頗登。國計無阻。而民生亦有賴矣。蓋

築塞似爲阻水。而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
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爲益水。而不知力不弘。則沙不
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返正則
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卑。
此旣治之後。與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絕也。每歲修
防不失。卽此便爲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等蒙
昧之見。如此而已。至於復閘壩。嚴啓閉。疏濬揚河之
淺。亦皆尋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奇謀秘策。駭人觀
聽者。偶幸成工。殊非人力。實皆仰賴我皇上仁孝

格天中和建極誠敬潛孚而祇靈助順恩威並運而
黎獻傾心念轉輸乃足國之資軫昏墊切儆予之慮
宵旰靡皇絲綸屢飭其始也併河漕以一事權假便
宜以任展布故臣等得效芻蕘之言其既也逮媮墮
以警冥頑折滄言以定國是故臣等得竟胼胝之力
俯從改折之議國計與民困咸紓特頒賞賚之仁臣
工與夫役競勸致茲無競之功遂成一歲之內今兩
河蒸黎歌帝德而祝聖壽者且洋溢乎寰宇矣臣等
何敢貪天功以爲己力哉除用過錢糧聽巡鹽衙門

查覈奏繳外謹將完過工程總開坐伏乞 勅下該
部覆議差官勘閱明實施行謹題請 旨奉 旨工
部知道

此疏與兩河經畧疏相爲始終有前之規畫精詳
故有後之功效炳烺合觀兩疏則成法與成效燦
然在目矣

黃河來流艱阻疏

謹題爲黃河來流艱阻後患可虞乞恩速賜查議以圖治安事臣等猥以謏材謬膺重任晝夜思維欲求萬全之策以報陛下罔極之恩食不甘味寢不貼席者三月矣而卒未能快於心也竊惟今之談河患者莫不曰徐邳河身墊高水易溢也崔鎮諸口未塞桃清淺阻也高堰黃浦淮水橫流淮揚之民久爲魚鱉也淮黃兩河之水漫無歸宿淮口沙墊也此徐州迤南之患耳目之所覩記運道之所必資故人人得

而言之也。臣等已於前月二十八日會本具題。陛下俯從臣請，兩年之間，或可脫淮揚昏墊之苦，免運道梗阻之虞。而臣等亦得藉以少逭愆尤矣。然其大可憂者不在此也。敢敬陳之。臣等初抵淮安，卽詢黃河出接運道處所。衆云出徐州小浮橋，則臣等喜。以爲此黃河故道之最順者也。又詢水深若干。衆云深四丈餘，則臣等又喜，以爲此河身之本體也。又詢小浮橋迤西，則爲胡佃溝，爲梁樓溝，爲北陳，爲鴈門，集爲石城集，而石城集以上十五里，則爲崔家口，卽去

歲八月所決之口也。其間淺深俱不能答。臣等卽行淮安府管河同知王琰前往測度。去後，隨於四月二十九日，親督淮北分司郎中余毅中，添註管河郎中張譽，徐州管河兵備副使林紹，添註管河副使張純，沿河踏勘，行至徐州。隨據王琰揭報前項河水深七八尺，至二三尺不等。而梁樓溝至北陳三十里，則止深一尺六七寸，散漫湖坡，一望無際。原係民間住址陸地，非比沙淤可刷。故河流逾年而淺阻如故也。臣等不勝驚訝。隨據徐州碭山鄉民段守金、龔泮、王霜

等各呈稱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蕭縣薊門出小浮橋一向安流名曰銅幫鐵底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至嘉靖三十七年河遂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行水河底卽是陸地北之故道高出三丈有餘停阻泛濫妨運殃民懇乞開復老河上下永利等情臣等當督前司道并山東管河道副使邵元哲河南管河道副使唐汝迪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復自崔家口歷河南歸德府之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閱視間則見黃河大勢

已直趨潘家口矣隨據地方鄉老靳廷道等稟稱去此二三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餘里舊河形迹見在儘可開復臣等卽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堦趙家圈至蕭縣一帶地方委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地勢高亢南趨便利用錐鑽探河底俱係滂沙見水卽可衝刷又據夏邑虞城等縣鄉官王極鄉民歐陽照等七百餘人連名呈告俱爲乞疏舊河便民事竊照黃河故道自虞城迤下蕭縣迤上夏邑迤北碭山迤南嘉靖

年間岸闊底深、水勢安流、旣於運河無虞、亦於民田無害、商賈通行、貿易大遂、民稱豐庶、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故道漸淤、河隨北徙、黃流泛溢、青野汪洋、居民十不存一、運道屢年阻滯、告乞早爲開通、上利下便、是誠萬世盛舉等情、臣等度其言實爲探本之論、但道里遙遠、工費鉅艱、復又沿河荒度、更無省近可從者、而臣等猶冀崔家口一帶淺阻去處、或可疏濬成河、易爲力也、復督各官駕小舸、至梁樓溝北陳等處、躬親測量、委果淺阻、河底原係陸地、委難衝刷、蕭

縣地方一望瀰漫、民無粒食、號訴之聲、今人酸楚、該縣城外環水爲壑、城中瀦水爲池、居民逃徙、官吏嬰城難守、見今題請遷縣、臣等竊思之一縣之害、此其小也、夫黃河并合汴沁諸水、萬里湍流、勢若奔馬、陡然遇淺、形如檻限、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禍、臣等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也、止緣徐州以北、非運道經行之所、耳目之後、人不及見、止見其出自小浮橋而不考小浮橋之所自來、遂以爲無虞耳、豈知水從上源決出、運道必傷、往年黃陵岡孫家渡趙皮寨之

故輒可鑿乎。臣等又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一變而爲溜溝，再變而爲濁河，又再變而爲秦溝，止因河身淺澁，隨行隨徙，然皆有丈餘之水，未若今之逾尺也。淺愈甚，則變愈遠。臣等是以夙夜爲懼也。臣等又查得此河，先年亦嘗建議開復，止緣工費浩繁，因而寢閣。臣等竊料先時諸臣，雖以工費爲辭，實非本心。蓋誠慮黃河之性叵測，萬一開復之後，復有他決，罪將安辭。目前旣有一河可通，姑爲苟安之計耳。而不知臣子任君父

之事，惟當論可否，不當論利害。惟當計其功之必成，不當慮其後之難必。且所慮者他決也。隨決隨塞，亦非有甚難者。故河變遷之後，何處不溢。何年不決。寧獨不慮之乎。臣等與司道諸臣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帶，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開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旣深，建瓴之勢，導滌自

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虞、五利也。臣等以爲復之便、至於復故道難、仍新衝易、復故道勞、仍新衝逸、則臣等計之熟矣。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慮日後未可必之身謀、而不惜將來必致之大患、皆非臣等之所以盡忠於陛下也。臣等勘議之後、卽擬具題、但因伏水將發、猶望水勢洶湧、或可衝刷成渠、近又行據同知王琰回稱、勘得北陳等處原深一尺六七寸者、今止深七八尺、臣等看得

伏秋暴漲之時、水增六尺有餘、則客水消落之後、不免仍存本體矣。伏望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擬議上請、特差素識水性科臣一員前來、候秋水落、與臣等會同山東河南撫臣及兼理河道巡鹽御史躬親勘議、如果可復、卽便估計錢糧、會本題請、早賜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謹題請旨、奉旨、工部知道。

申飭徐北要害疏

謹題爲伏秋將屆、徐北來流未安、乞恩申飭地方當
事臣工、嚴守要害處所、共保無虞事、先該臣於去年
六月間、勘得黃河自徐州小浮橋迤北、胡佃梁樓北
陳雁門等處、水僅逾尺、散漫不能成渠、下壅上潰、勢
甚可慮、博訪輿論、僉謂開復新集舊河爲便、該臣會
同漕撫侍郎江一麟、題爲黃河來流艱阻、後患可虞、
乞恩速賜查議、以圖治安事、請差科臣前來會勘間、
該工部都給事中王道成等、題爲河工艱鉅、懇乞聖

明特議次第舉行以求萬全事該工部議覆咨臣及江一麟會同各該撫按督率司道等官親詣踏勘虛心講求科臣不必議遣臣隨咨行河南山東兩省巡撫都御史并劄付管河道備呈巡按巡鹽御史各督行布按都三司守巡管河等道先勘明妥通詳臣等約期會集覆議未報臣竊惟徐淮之間水患相仍錢糧正當缺乏之時地方又值災傷之候頻年動衆殊有隱憂今兩河之工延袤千里至艱且鉅臣不自揣度復以徐北爲請誠慮夫伏秋水漲蕭碭從中梗阻

則河南山東不無潰決之虞而去歲伏秋已幸無恙臣言益愧其迂矣况大工至今未完若復遠事開濬強弩之末官夫俱疲轉眼入伏大雨時行其勢自不能不候南工報竣之後方行議處也然杞人之憂則猶有未能釋然者臣自去冬至今節行郎中奈毅中徐州道叅政游季勳躬往踏勘其淺阻漫散如故見分一股衝出濁河倒灌茶城濁河卽嘉靖年間所決之河也伏秋之時難保不更他徙臣再三諮詢咸謂開復旣所未能則隄防誠爲喫緊查得河南則有廟

王口、李景文莊、前於家店、劉獸醫口、黃陵岡、陶家店、馬家口、銅瓦廂、沱泥河、煉城口、榮花樹、芝麻莊、山東則有楊家口、梁靖口、毛王寨、武家壩、侯家林、韋家樓、單縣縷隄七舖至十一舖、大行隄十五舖至二十舖等處、皆爲掃灣迎溜之所、先年失事、往往由此、若能固守、或可無虞、第須各該河臣移駐要害處所、躬親督理、乃克有濟、臣以南工方在促成之際、東奔西馳、未遑他顧、而淮安去河南山東千有餘里、文移往返、動經月餘、伏秋之時、呼吸變態、臣坐鎮於千里之外、

豈能調度之適期也、臣查得先該尚書吳桂芳、准吏部咨節奉 聖旨、河道事務、着各該巡撫官、照地方管、俱屬吳桂芳提督、欽此、臣奉 勅諭、開載亦同、伏望 勅下該部、轉行各該巡撫都御史、就近督同管河道、及各該府縣等官、躬親料理、某處隄岸卑薄、相應加修、某處水勢衝突、相應捲掃、大小一心、晝夜無懈、則時水雖狂、力旣不能旁溢、勢必勉就原趨、而張秋迤南一帶運道、自可無虞矣、再照夫人之情、難於慮始、而天下之事、貴在廣忠、臣與江一麟具題之時、

諄諄乞差科臣者誠見新集故河淹塞已久一旦朔
爲開復之說殊駭觀聽且臣愚一人之見誠不自信
而欲求協於僉謀之同耳今該部既稱科臣不必議
遣而復行臣會同各該撫按是又以臣爲主議之人
而以各該撫按爲附矣諸臣縱有異同其誰能逆觀
黃河之無恙遂決然於拂臣之請乎亦孰肯面斥臣
言之非而昌言其不必復乎至於心知其當復而深
畏其勞費之難因循不敢言者卽司道之中難保其
不無也少有依違後言滋起債事之由端在於是且

自徐州直至虞夏商丘等處臣俱足踏而目擊之而
臣之愚見膚說亦盡於前疏矣未經勘議者在河南
山東諸臣耳伏望 勅下該部催行各該撫按及淮
揚巡鹽御史徑自會期躬赴淺阻及應開復處所逐
一踏勘如果臣言可采不嫌於徇同臣言乖違不妨
於互異或俟南工報完卽行議舉或念官夫積困姑
事隄防虛心講求務求協一會本具題聽候部覆議
咨臣遵奉施行則人心早定而河患可弭矣臣非敢
有所推避也正欲以諸臣之見訂臣之得失爲行止

也、伏望 皇上特賜允行、河防幸甚、臣愚幸甚、謹題
請 旨、奉 旨工部知道、

覆議善後疏

謹題爲河工告成、敷陳善後事宜、以圖永利事、據該
管官會呈、奉臣劄付、備仰各司道會同、卽將條開事
宜、逐一會議、要見管河官員、作何交代、高堰石堤、作
何甃砌、清江裏河、作何挑濬、徐北隄防、作何修守、歲
用錢糧、作何積貯、查議明妥、會呈詳報、以憑覆議具
題、奉此、又奉總督漕撫右都御史江一麟劄付、同前
事、依奉照欵、會議登答明白、呈乞題請施行、等因、到
臣、據此案、照先准工部咨前事、該工科右給事中尹

瑾條陳具題工部覆奉 欽依備咨到臣准此除將
欵開定法制專責成二事應欵遵者通行濱河有司
掌印管河官着實舉行外其重久任甃石堰等五事
應議覆者已行司道會議詳報前來該臣會同總督
漕運巡撫兼管河道兵部尚書凌雲翼逐一虛心計
處覆議相同堪爲永利似應依擬合照欵列具陳伏
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
一重久任以便責成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
議河道關係最重類非可以穿鑿於聰明勾幹於倉

卒者全在得人任久乃可責成及要大小官員俱令
久任或考滿加陞或積勞超敘與夫就近遴補交代
親承最爲治河先務合咨吏部查照隆慶六年題奉
明 旨都着久任事理凡管河部屬司道及府州縣
佐貳等官果有熟諳機宜懋著積效者考滿卽與陞
級照舊管事資深卽與超遷用勸異勞有缺就近遴
補取其濡染習熟臨行新舊交代令其傳告精詳至
於待異等者一如待邊臣由道而撫由撫而督由督
而本兵不愜焉合咨臣等年終薦舉預儲可代之才

遇缺揭咨必求因才而代。徑咨吏部仍知會本部以憑會同遵行。其有才志庸劣及不候交代輒先離任者聽其不時奏劾更易究懲毋或拘攣貽誤大計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爲照治河固難知河不易部科首以久任交代爲言誠爲永賴至計。除薦舉賢能汰黜不肖容臣等欽遵着實奉行外所據新舊交代一節管河大小官員地方有難易職掌有緩急再須分別明白庶免臨時掣肘如中南北三管河郎中夏鎮南旺二主事皆係專職俱應交

代無容別議外至如徐州海防潁州天津霸州大名臨清七兵備則有兼管河道之責山東河南二副使則有專管河道之責但潁州臨清天津霸州大名五道或距河稍遠或閘渠晏然雖兼河道干係頗輕似應俱免交代其徐州海防二道則爲河湖喫緊之區山東河南二道則爲黃河要害之地四道憲職并其所轄府州縣佐貳管河官如遇陞調去任等項與同各管河分司俱應比照巡撫衙門事例守候交代仍須各行吏部知會凡遇各官陞調去任即便就近推

補勒限赴任。使舊者得免久候之苦。文憑期限。明開交代之日。方行計筭。使舊者得免違限之愆。如不候代。輒先離任者。容總理河漕衙門查照工部題准事例。指名叅奏。伏望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擬議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則人情旣便。政體畫一。而河務聿興矣。

一。甃石堰。以固要衝。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議。高家堰西當淮泗衝流。東護淮揚沃土。卽今築塞已固。要將當中大澗口二十餘里。用石包砌。合咨臣

等。今歲預行估計。幹辦合用石料若干。工費若干。責成徐穎海防三道。併力分工。同心協慮。自萬曆九年興工。酌寬限期。合用錢糧於大工。餘剩銀內支用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查得本堰自漢陳登創築之後。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築之。向不甃石者。非謂石之不堅。亦以採石之難也。去歲堰工告竣。卽設官夫畫地分守。每歲四月以前。八月以後。水及堤根者。不滿二百丈。防守甚易。惟是五月中。至八月盡。最爲喫緊。如有汕刷浪窩。隨時補修。可

保無恙。然歲久月深，官更吏換，首尾不知，疎虞難免。誠不如甃砌山石之爲一勞永逸。科臣所云三利，可謂委曲明盡矣。况內土旣已堅厚，廂石亦易爲力。但淮安原不產石，俱於徐州取辦，而節年採伐不歇，勢必窮山遠搜，石岩旣遠，則出山脚價自倍於昔。水次去工尚餘五百里，糧艘帶運，勢必病軍，民舟搭載，勢必病商，則自備官船，專人管運之費，不可惜也。採石數萬丈，聚匠必須數千名，非遠募於山東江南之間，不得也。其直不多，誰肯樂就。及卸石工次，般運至堰，

遠者將十餘里，近亦五六餘里，泥塗深陷，舉趾艱難，比之伐石出山之苦，又有甚焉。大工甫畢，民勞方休，勢難驟舉，故須濡遲歲月，事難獨任，故須分責三道。該科慮之詳矣。今該臣等公同勘得大澗口極窪去處，自列字號至水字號止，計長三千丈，合派南河分司三百丈，徐海潁三道各九百丈，每堰長一丈，應砌高一丈，內外用石二層，該石二十丈，共該石六萬丈，約計在山採辦工價，出山脚價，并鑿砌工食，每丈該銀五錢九分，共該銀三萬五千四百兩，合用船隻，除

南河分司查有見在混江龍船免造外每道該造船九十隻共船二百七十隻每隻連蓬桅什物該價銀五十兩共銀一萬三千五百兩每船雇募水手六名共募一千六百二十名每名每年工食銀七兩二錢大約四年爲期共該銀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兩募夫般石上船下船及擡石到工大約每丈費銀三錢共銀一萬八千兩每砌石一丈用石灰二斗銀八釐共該銀二百四十兩堰基三千丈每丈約截用長杉木二十五根共計七萬五千根每根價銀一錢三分

共該銀九千七百五十兩樁手每丈三十工該銀一兩二錢共銀三千六百兩管工官廩糧比照大工事例合用府佐二員每員每日廩給銀一錢書辦一名口糧銀四分州縣佐貳官十二員每員每日廩給銀六分書辦一名口糧銀三分陰鑿省祭等官三十員每員每日銀四分每年該銀九百七十二兩共銀三千八百八十八兩以上通共該銀一十三萬一千三十四兩應於大工用剩解還戶部銀一十二萬奏請留用尚欠銀一萬一千三十四兩再於原剩銀內動

支除南河分司見有船隻一面行令採運外其三道工程今歲時日已促止可打造船隻置辦器具雇募夫匠完備明歲採運石塊陸續細鑿備用萬曆十年方可下椿斃砌隨砌隨採定限四年以裏工完聽總理衙門將各效勞官員分別勤惰題請覈寔賞罰如司道等官處置得宜能於限前早竣工堅費省者破格優處其原造船隻事畢量行變價作正支銷庶料理周悉而堤防永固矣

一濬開河以利運艘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

議得堤成之後淮水悉出清口裏河水由地中第恐外河日淺內河日淺况前此兩河交注之沙鋪墊已久合咨臣等將清江浦河道照南旺事例每三年兩次嚴限大挑其揚儀河道時常撈濬應否幾年一挑著爲定例酌議奏請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照得清江浦至頭二三鋪一帶裏河先臣平江伯陳瑄議爲每歲一挑之法蓋因河自新莊開外入口多納黃流歲有積沙勢不得不爾也今改開通濟則全納清流宜無俟於挑濬特因往年黃流

久注淤沙久填。水溢沙上。舟因水浮。去歲頭鋪二鋪。便覺淺濇。曾勞挑濬。是以該科目擊其事。議復挑濬之法。蓋見外河既已順軌。內河尤須利涉。誠運渠之首務也。然舍歲挑之法。而欲比照南旺事例。定爲三年二挑之制者。蓋知通濟閘之納清。異於天妃閘之納濁。故不必復仍歲挑之勞也。合無始自今歲冬初。查將應濬裏河。并烏沙河淤淺去處。築壩斷流。多募夫役。大加挑濬。不得苟且了事。工完之日。聽南河分司覈實造冊奏繳。以後河濇利涉。姑免挑濬。如有淺

濇。卽照南旺事例。三年兩濬。其揚儀河道。去歲挑濬之後。目前尚自濇廣。以後如有淺阻。小則量濬。大則加挑。臨時酌擬施行。務求漕舟通利。不致虛費工力。一防徐北。以固上流。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議。得全河之勢。下流安。則徐以南無淺阻之患。上流順。則徐以北無改徙之虞。今南河可以無慮。獨徐北未可忘備。合咨臣等。除行縷二堤。遵照原題興工。幫築外。其餘徐北豐沛碭山一帶。宜大修堤工。以防上流決徙。邵家等壩。宜併力原築。以斷秦溝舊路。及縷堤

有水掃根去處，俱要幫築守堤。夫役每里補足十名，工食或於山東河南停役銀內解募，或攤派廬鳳揚三府，或將洪夫仍舊徭徵，而以徐州船稅召募夫役，議擬上請。至於量地建鋪，安插各夫，召民居集，免派堤租，人自爲守，乃稱長便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照得徐北黃河，乃運道上源，關係尤重。今河出小浮橋，固能刷洪以深河，而徐南一帶，決塞堤成，水無旁溢，河身益深，掣水愈駛矣。但徐北新衝崔家口上下，尚非故道，萬一北決，則上而開河，

不免泛溢之患。下而徐邳一帶，不免淺涸之虞。臣等是以有來流艱阻，乞恩查議之請也。今該科議將徐北堤壩加意修築，并議增夫防守，誠爲慎重上源至計。查得徐北行縷二堤，先該臣會同各撫按題准大修，已督各官夫見在幫築。此外如華山戚山一帶，原衝沛縣故道，俱倍幫高厚，足恃無恐。先年礪山堤根，水掃成河，近俱另築月堤以爲保障，而又於礪單接界之所，創築順水斜壩，長一千餘丈，以截流護堤，捍外衛內，見今伏水止是漫至壩根，卽順壩歸河，不復

浸及縷堤，至於豐縣邵家大壩，乃遏絕秦溝舊口，最爲喫緊。今將正壩一百四十餘丈，幫厚八丈，高一丈一二尺不等。又於壩東添築二百餘丈，壩西幫築九百餘丈，以防其旁衝。而上流蘇許二壩，亦俱次第加幫。秦溝之患，似可杜絕。但自碭山以至茶城，共堤一百五十五里有奇，而修守夫役共止七百二十名，委不敷用。合無量照徐南事例，每里派夫八名，共該夫一千二百四十名。除已有七百二十名外，仍該添夫五百二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該銀三千七

百四十四兩。查得廬鳳揚三府近年徐邳堤夫已派協濟，似難再加。又蕭縣因萬曆五年黃河衝漫，災傷特甚，原編洪淺等夫，暫議停編四百餘名。今閭閻生氣初回，尚難議復。合候三二年之後，民稍殷阜，另議編徵。前項增夫工食，合於後開議請積貯銀內，每歲按季支給。其畫地建舖一節，亦應比照徐南每三里建舖一座，以便各夫棲止。仍通行各州縣示諭附近居民及復業之人，聽其結廬堤上，俾人自爲守，不許輒派堤租，以阻受壓之念。但嚴禁牲畜作踐，務期保

護堤工庶沿隄皆夫、上源可固、而北徙之患自除矣、
均乞 聖裁、奉 旨工部知道、該工部覆議相同、奉
旨這河工善後事宜、既已議定、着凌雲翼督率各
官、着寔修舉、以終前功、餘剩解部銀、都着留用、却要
支費明白、毋容苟且冒破、其餘俱依擬、

觀此疏其為善後計者真可謂委曲詳盡矣果能
守此不變雖萬世永賴可也

